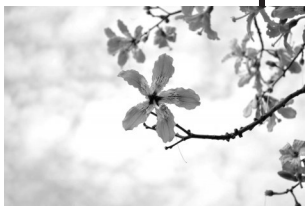


竹颂

◎丛笑甫



海棠文摘

从年轻时开始,我一直喜欢看新闻。名人去世,有大篇幅的图文并茂的报道,非我所喜;爱看的,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人,过着怎样的一生。

抓到萨达姆的那一天,大家争着读详情,我却在新闻栏中注意到一位名叫 Frank Schubert 的人走了。他是美国最后一个守灯塔的人。

他去世时88岁,守灯塔守了66年。守灯塔是多么浪漫的一种工作!所有诗歌、小说、戏剧都赞颂,但没有多少人肯做。

枯燥吗?不见得,他守的是纽约的灯塔,见证了所有轮船出入这个港口。在1973年,一艘货轮和油船于浓雾中相撞,正是由于他及时报了海警,结果只有10个船员死亡,6个失踪,救起了63个人。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所有美国老人都是挺着一个巨大的啤酒肚,但新闻中,他是一个又瘦又高、面相斯文的人。

当然有教养,他在孤寂中读了无数本书,其他嗜好也不过是钓鱼。他从来没有放过一天的假,他说:“我不要退休,我太爱海了,我太爱我的工作了。”

爱海的人,可以当船员、渔夫,但这些工作都是动的;如果爱静,有什么好过当守灯塔的人呢?

灯塔由燃油到用电,一切自动化了,但那耀目的灯泡坏了还是需要人来换。不过当今有人造卫星导航,灯塔只能做明信片的背景了。

站在舞台上,被千万盏灯光照耀和死守着一盏灯,都同样要过。人生,看你如何选择和被命运安排罢了。

他说过:“我每天看灿烂的黎明和日落,背后还有无数的曼哈顿的灯火,一生何求!”

——蔡澜《一生何求》

在我家里我每天晨练的北屋窗前,悬着一挂长长的乳白底配暗黄图案的窗帘,进入三伏天后,天热出汗,每每练到挥汗如雨,我便随手拽过距我最近的窗帘擦汗,每擦一次,都与上面的图案打个照面;次数多了,那图案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激发了我的兴致……

那是贴着一块嶙峋怪石而长起来的两根竹子。不,确切地说,是从怪石的底缝钻出来的两根竹子,竹子高而瘦,如两位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在距竹根约半尺处,两根竹茎分别又分支出另一枝,这使得本就枝繁叶茂的竹显得树影婆娑、扑朔迷离,充满浪漫气息。

竹的模样,在自然界所有林木中,算得上最奇特了。永远长不到太粗的竹茎,却凭着身材的直而长,成了建筑工地上盖高楼用的脚手架,以自己单薄的力量,擎起天、拓出地;竹的外表,光滑细腻、洁净无比、无一丝的凹凸与褶皱,这一令所有其他树种望尘莫及的优势,使得用竹制造各种器具几乎都不需要加工打磨;而最令人称奇的要数那一节一节的竹节,他们两头粗、中间细、从两头向中央呈一道天然的弧线,每根竹节几乎是一致的长度,你稍加细心观察,会发现竹节与竹节之间是有缝隙的,缝隙处又是有东西的,这一节一节的竹节,分明就是骨头啊!竹节与竹节间纠缠不清藕断丝连的筋膜,分明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的韧带甚至半月板啊!竹的这极像人骨的竹节,还有他枝枝向上、力争上游的势头,让我一下子想到“清风”“高节”四个字,竹的一生,多像一位虽清瘦单薄、却是铁骨铮铮,虽两袖清风、却是高风亮节的雅士。

对于竹,我可以接触甚少也知之甚少,由于竹主要生长在南方较热地带,真正见到竹是2011年探望生病住院的母亲时,在北京安贞医院里见到的形只影单的寥寥几株竹;真正接触竹,则是源于一道美食——竹筒饭,那是1999年盛夏,我作为系里参加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研修班学员之一,与众学员一道赴杭州培训,在培训间隙乘游轮泛舟西湖之上,在船上吃的就是竹筒饭。具体细节已记不太清,只记得供船上100名游客吃饭的那口竹“锅”特别大,大到直径有80公分、高也有80公分,竹筒做出的米饭,是江南糯米夹杂着浓浓竹香的奇特的香味,饭尚未蒸熟,味儿已弥漫在大船四周,刺入每位游客的鼻骨,开饭了,十人一桌,共十桌,每桌十道鱼菜,叫“全鱼宴”,鱼没什么特别处,倒是那竹筒饭,彻底征服了满船人的舌尖味蕾,人们大快朵颐、吃得酣畅淋漓,我当时的座位离竹筒最近,自愿担起为大家盛饭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身边一位年近花

甲的老教授,每盛饭,必悄悄央求我:“麻烦你给我使劲压一压,压实了再往上添……”如此“压实的”竹筒饭,老教授连吃三碗,宴席结束时,人们将竹筒饭吃的颗粒未剩,却还是意犹未尽,美妙的滋味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其实竹带给我们的美味,又岂止竹筒饭这一种!以粮食、酒糟发酵出的水,酿到竹节中过个把月,即成清冽醇厚回甘的竹酒;竹的嫩芽——笋,长期以来让人们趋之若鹜,不单因其丰富的营养、爽脆的口感,更因笋肉分泌出的一种琼浆般的透明粘液,这玉液让人每嚼一下都筋道弹牙、曼妙无比,而一片片简简单单的竹叶,竟是国宝大熊猫的最爱,吃竹叶长大的大熊猫,肥硕胖大、憨态可掬,无论走到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最美的享受。

作为树的竹已属不一般,而作为花的竹就更不简单,说到竹花,碰巧我住的南屋地上就摆着两盆:一盆文竹,一盆台湾竹,她们形体相似,不同的只是台湾竹叶片大,那文竹,根茎最粗处仅有一根粗针粗,枝条上的叶片更加细如微丝,需众叶片紧紧抱在一起,方成一点点气候;文竹的生长特点,酷似爬山虎或牵牛花之类的藤蔓植物,其枝条不是往粗向发展,而是一味地伸长伸长,你把她放地上,她便在地上爬;你放她在柜上,她就顺着柜面往下爬;只一样,她没有藤啊蔓的可依靠,无所依赖、独立生长,这一点与竹树毫无二致,有人认文竹生命力强,只是只长枝叶不开花,没什么看头。可在我看,竹花的模样,虽没有牡丹的雍容、玫瑰的典雅、白菊的秀美、茉莉的芬芳,可她满盆满眼生机勃勃、令人陶醉的绿;苍松翠柏一般的磅礴气势;那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原生态啊,这样的美,不但持久永恒、历久弥新,其独特的魅力,足以倾国倾城。

曾有人赞美黄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奉献的是肉身;也有人礼赞蜜蜂:有求于人的可谓少矣,给与人的可谓多矣,蜜蜂每日只吃一点点糖,却为人类酿出甘甜营养、芳香馥郁的蜂蜜;眼前这竹,不挑剔生存的地表环境,草地上、阔野里、石缝间,你洒下种子,他随处发芽,阳光、空气、水,足以供他们长成参天大树,然后,毫无怨言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黄牛、蜜蜂、竹,都象征了一种永不求回报的付出。我由此想到人,特别是我这样的上有父母要奉养、下有娇儿待抚育、时刻不忘家事、心心念念国事的知识群体,最缺乏的也是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一种付出、一种奉献。

还说什么呢!像竹一样,奉献付出,无怨无悔。

凉风袅袅送秋来

◎谭旭颖

几场秋雨敲窗过,几缕凉风袅袅来。

在立秋时节,秋的样子还是很模糊的,到了处暑后,秋的气息则愈来愈浓烈。秋到田园,庄稼饱满,瓜果丰收,秋来城市,赶走闷热,馈赠清爽,这是个喜悦又惬意的季节。

寻一枚染黄的秋叶,觅一片尚青的草地,看一帘绵绵的烟雨,听一场余蝉的鸣唱,这也是郊游赏景的好时节。

一颗静心,两三好友,于某天扑进自然的怀抱——轻轻问你好啊初秋,把秋的帷幕拉开,悄悄说句久违了,把诗情画意珍藏。

鼻息的清新,那是秋的味道;耳畔的风声笑语,那是秋的声音;满眼的斑斓,那是秋的色彩。红的、绿的、蔚蓝的、浅黄金黄……大自然的色调,只有在这秋天里,才能被展现得如此丰

富和精彩。

四季变换,脚步匆匆,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路途也有不同的风景,我们既然选择了前行,就要欣然接受,用心品鉴,笑对过往。

又是一年新秋到,是否有岁月尘埃沾染了你的脸庞?是否还会站在秋风里轻轻地唱,是否还有人在慢慢地和?

秋风拂过树梢,拂过衣襟,拂来花草香,也拂起了那额前的发丝,不是当年明月下,却是未变月人。

微风刚好,微雨不苍茫,浅秋情深,浅笑已暖心。

风里雨里,总有人在陪伴你,爱里恨里,总有人在祝福你,那么多的得到和失去里,总有好梦在远方等着你。

携爱同行,共歌共赏,你的前路会很美,你的秋天不忧伤。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读王维《杂诗》

◎何宝庆

不用多说
你一定来自我的故乡
因为一样的笑容
在我们的脸上
因为一样的声音
耳熟能详
还有,家乡的气息
在你的身上荡漾
这样的气息
我也有,一直有
从未离开
哪怕,孤蓬万里
哪怕,烽火连天
哪怕,远涉重洋

离开故园
为了什么
家乡多好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谁又喜欢流浪
外面再好
也是一时的新鲜
早晨,没有熟悉的鸡鸣
晚上,没有温暖的烛光
听不到母亲的唠叨
看不见孩子的脸庞
遇不见热情的朋友
闻不到田地里稻花香
即便是鲜衣怒马
即便是庙堂煌煌
即便是风花雪月
即便是曲水流觞
离开了根
总有种感觉
无奈,孤独,冷寂,凄惶
尤其是在深夜
枕凉,酒凉,诗凉,画凉,心凉
对了,忘记问你

家乡的河水还是那样清冽么
家乡的山峰还是那样起伏么
家乡的人还是那样可爱吧
家乡的秋天一定稻谷满仓
还有,你来的时候
可否路过我的草庐
美丽的窗前
寒梅,是否在开放
那是我精心种植的花
一直在期待他们的绽放
让我的亲人们
看到他
就像看到我一样
少一些思念
多一点希望
等待我回家
梅花,开在回家的路上
既然来了
我们还是先大醉一场
人生总在旅途
每次停顿
都要这样淋漓酣畅
洗去厚厚的征尘
小憩疲劳的思想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然后,我们商议一下
何时,踏上回家的路
我们结伴而行
一腔诗情
化解一身冰霜
一路豪饮
牵手,互诉衷肠
不知不觉
家乡
就在前方
而今夜
家乡,只在梦乡